

张雨生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张雨生 随笔选集

经济大潮
乡情如水
人生苦雨
政坛流云

张雨生随笔选集

张雨生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雨生随笔选集/张雨生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4

ISBN 7-5033-0965-2

I. 张… II. 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 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625

字数 353 千字 印数: 1-2000

定价 19.00 元 (膜)

自序

装在这个方盒里的，我看是一株稻穗。

一百多颗子粒，称不上大穗，也不算是小穗。说颗颗干瘪，不见得。说粒粒丰满，又不是。任意走进一块稻田，随手掐取一株，不羸弱，也不肥硕。耕种是经意与不经意的，何况产自一块瘦田。

圆润也好，空壳也罢，都有成熟期。秋天到了，金黄的色彩，领先披上稻穗顶上的那一颗。乡下人说，稻子黄了梢，指的就是这个时候。从尖梢黄到全穗，还得经历三五回日出和日落。没成熟，穗子昂着头，高高向上；成熟了，它垂下来，尖梢比谁都藏得深。

我喜欢品尝新稻米。稻子略露黄色，摘下来，剥去壳，粘在舌尖上，仔细的品味。过了灌浆期，又不到硬化期，米质是柔软的，湿润的，细腻而光滑。丝丝的芳香，微微的鲜味，让人怡然。这方法，是小时候爸爸教我的。他的品尝，也是对自己的作品的欣赏。

如今农民种稻子，也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粮价太贱，化肥农药太贵，耕种一年，几乎没有利润。他们说：“种粮只能温饱，不能致富。”温饱解决之后，农民都在寻求别的致富门路，不在

种粮上多下功夫。稻田里，随意播种，随意耕耘，随意收获。种粮够吃就行，不寄托别的希望。

很惭愧，我种稻子，还不如农民。不是懒散，不是懈怠，而是营生之业不在这里。单操这一行业，温饱也顾不上，得靠国家养起来。不敢奢望像歌星球星，靠手里的活儿暴富，只要由此能赢得生存，我也会全身心地耕种。

稻子，成了农民的随笔；随笔，也如同农民种出的稻子。至少，于我是这样的。

第一辑

经济大潮

职业所限，不做经济工作。朋友逗笑说：“你是岸上观潮吧。”

我怎么会是看客？经济大潮是时代大潮，社会大潮，谁能不置身其间。较之弄潮儿，我受到的冲击和震撼，也许没有那么强烈。他们的声音若是咆哮，我的声音也算是呼唤。有时候，即使隔行相看，也如同岸上观钱塘大潮，同样叫人心潮激荡。

说随笔是闲适小文，未免以偏概全。它应该，也可以辉映大潮的风采。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辑 经济大潮

初识滕先生	(3)
再识菲利普	(6)
物竞人择	(9)
世纪末的悲哀	(12)
城里人真的是傻子?	(16)
京城走俏二锅头	(18)
分币休息了	(20)
并非黄金梦	(22)
我饮狂泉	(24)
亏损厂长一席谈	(27)
商说	(31)
市不厌诈	(36)
店有爵名	(40)
认识资源	(42)

酸枣门外的菜园子	(44)
想到了国学	(47)
文化包装的灵光	(50)
给圣地一方净土	(53)
人文景观的和谐美	(55)
放虎归山也难	(58)
看足球的眼光	(61)
十个九不错	(63)
说“跳槽”	(65)
隐形的输家	(67)
遇到红灯绕着走	(70)
敢不敢潇洒	(72)
皮鞋风波	(75)
谁最信赖广告	(78)
国货要争气	(80)
走进绉芬河	(82)

第二辑 乡情如水

村戏	(93)
故乡有棵栖鹤樟	(96)
叉鱼和相对论	(99)
苦瓜	(101)
丹江泄洪	(104)
寻找毕昇	(108)
佛树和佛花	(111)
地理沿革有误	(114)
易水说戏	(116)

关汉卿的寂寞·····	(119)
关汉卿卖什么药·····	(121)
三坡说野·····	(123)
几卷方志话古今·····	(126)
寒水生铁梅·····	(129)
实话涑水·····	(132)
淀上说水·····	(135)
花原甸子梁·····	(138)
市井概观说保定·····	(141)
京城春夜不飞烟·····	(149)
鸟的天敌·····	(151)
未入茶馆·····	(155)
望岳平淡登岳奇·····	(157)
遗憾雪原无林海·····	(159)
“八仙过海”别解·····	(161)
票证所寿终正寝·····	(163)
珍禽“致残鼎镬”·····	(165)
美食家“返祖”·····	(167)
敢吃蝗虫·····	(169)
吃不出鱼味的遗憾·····	(171)
不喝“郎”酒·····	(173)
广告画及旧挂历·····	(175)
蹲书摊·····	(177)
寂寞图书馆·····	(179)
想看兵马俑，请到中国来·····	(182)
请把秦俑土，带回您的家·····	(184)

第三辑 人生苦雨

人生杂俎	(189)
武人与酒	(192)
“回归自然”杂说	(195)
忙碌人生	(197)
吃智的波叔	(199)
欣闻瑞耕出文集	(202)
老井长留故人情	(204)
徐升周年祭	(208)
聚散终有期	(211)
正等着志寅回来	(214)
天黑以前多赶路	(218)
做一回“诗星”	(222)
不挂书画	(224)
取名	(226)
丧差	(228)
病中亲情	(230)
怕熟人笑	(232)
抄字匠的梦	(234)
表哥的话题	(236)
记者不带长	(239)
连队旧话	(242)
癌症俱乐部	(253)
“寡妇村”的悲剧	(255)
女人的奉献	(258)
名人太累	(260)
你想致富吗？请买“名人录”	(262)

国际名人?	(265)
读禅杂说	(267)
指标教授	(279)
聘任制的悲欢	(281)
崇敬并非羡慕	(283)
杨博士的建议	(285)
东墙根 西墙根	(287)
我说错了吗?	(289)

第四辑 政坛流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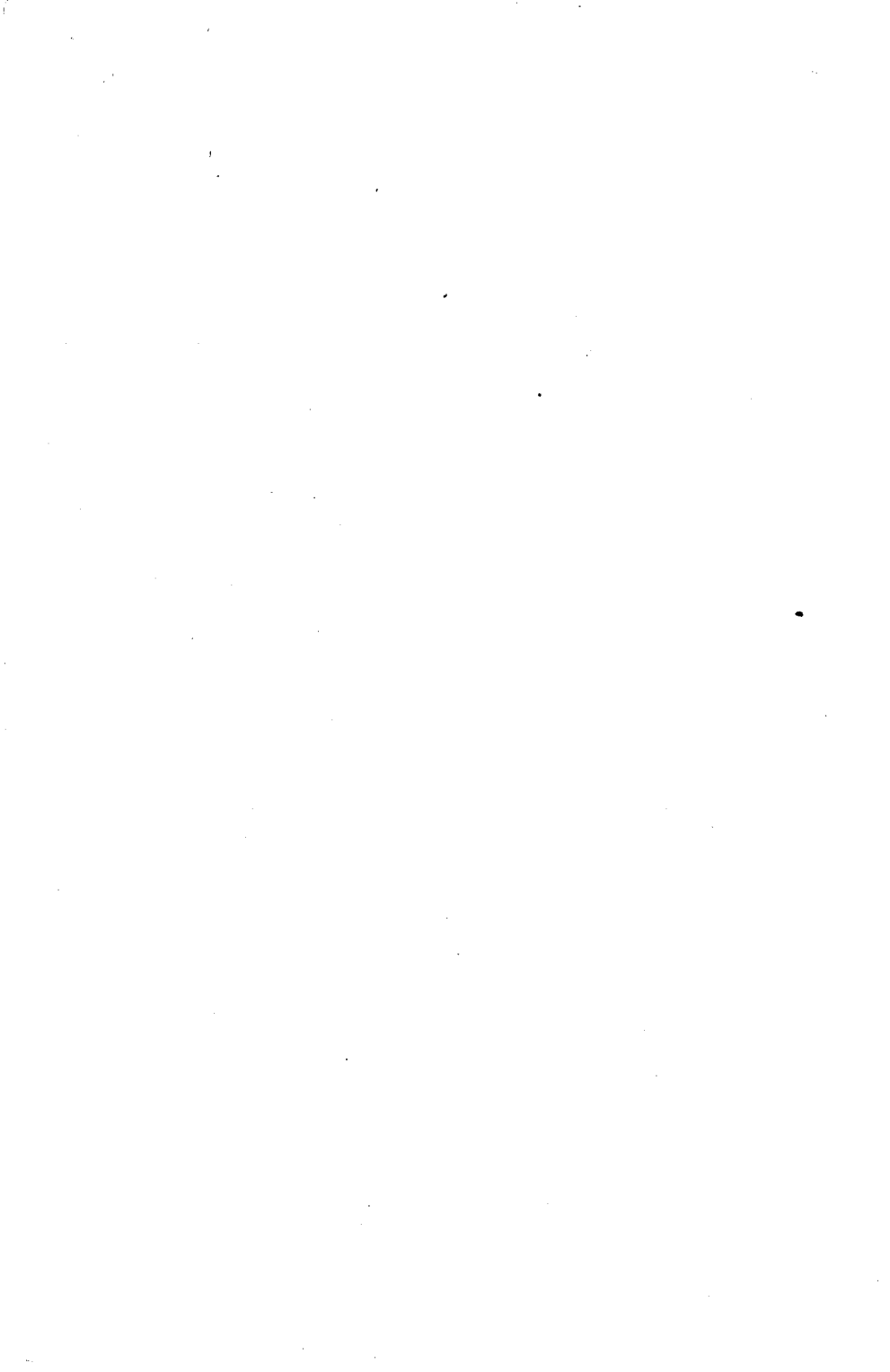
去腐杂俎	(293)
表彰会上说不出的话	(302)
荐《思想汇报》	(305)
悟“空”	(309)
养鱼专业户一席谈	(312)
鸡鸣狗盗之徒	(315)
苦涩的“保护神”	(318)
没有共识的故事	(321)
且慢击掌叫好	(324)
为什么监督不力	(326)
“表率”越多越遗憾	(328)
这算什么胆识	(330)
又见“红宝书”	(332)
口号农业	(334)
伤农即伤本	(336)
造不出血	(339)
苦了养蚕的父老乡亲	(342)

谁斩“马谡”	(344)
宜做不宜说	(346)
新闻点说	(348)
假条子 真条子	(350)
无效之后	(353)
插手的代价	(356)
“下海”干警察	(358)
“三乱”之本	(361)
歌舞厅老板的经验	(363)
重金不足奖廉	(366)
垄断致富	(368)
假话说不得	(371)
“只配嫁给干部”	(374)
该透明了, 中国官员的财产	(376)
“随想”遭官司的趣闻	(378)
研讨会也有灾情	(381)
流血的经济	(383)
缺乏理智的心态	(386)

第五辑 艺文生风

以民族艺术的英姿走向世界	(391)
文集可否自印	(394)
一包书稿的感慨	(397)
“下海”也是生活	(399)
人家的果子	(401)
杂耍而已	(403)
新潮著书家畅谈录	(407)

“超时空”的苦涩	(410)
不同的晦涩	(413)
闻“白痴画展”	(415)
谁希望自己的文章没人读	(417)
文体分类一说	(420)
追星及发烧	(421)
君子兰及歌星	(423)
该怨谁呢	(425)
浪费感情	(427)
何必“苦不堪言”	(429)
市价还是官价	(432)
七分幕后事，忙煞小报人	(434)
乏味的围观者	(437)
一句民谣和一串故事	(439)
热闹的虚荣	(441)
斯文何必尽扫地	(443)
养不起了	(445)
习惯诉诸法律	(448)
别超出观众的耐心	(450)
评论不是广告	(452)
 后 记	 (454)



第一辑

经济大潮

职业所限，不做经济工作。朋友逗笑说：“你是岸上观潮吧。”

我怎么会是看客？经济大潮是时代大潮，社会大潮，谁能不置身其间。较之弄潮儿，我受到的冲击和震撼，也许没有那么强烈。他们的声音若是咆哮，我的声音也算是呼唤。有时候，即使隔行相看，也如同岸上观钱塘大潮，同样叫人心潮激荡。

说随笔是闲适小文，未免以偏概全。它应该，也可以辉映大潮的风采。

初识滕先生

我极少接触外商，但他们的群像，却鲜明地印在脑子里——豪华宾馆，豪华轿车，豪华宴会，一切都是大老板的派头。这不是生活给予我的印象，而是电影电视宣传的效应。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却很难是全面的反映。

近时，我认识了一位姓滕的先生，从他身上，看到了老板派头的另一面。

滕先生是台湾人。他到大陆来，拿的是日本护照。他太太是日本人，他加入了日本籍。滕先生是一位实业家，在台湾、日本、新加坡，都有他办的企业。大陆开放后，他又陆续投资了八个企业。他对我说：“四个赚钱，四个拉平。对于投资者，拉平就是赔了。”我说：“拉平也有功劳，至少解决了雇员的就业。”他笑着直点头。

办企业，我全然是外行，但供职保定，希望滕先生能来投资。我随意做了介绍，说保定西部山区有丰富矿藏，没想到吸引了他。

去年10月和12月，他让我陪同，两次到易县、涞源一带的山区考察。他结识了矿，我结识了人，觉得这位先生倒是挺有意思的。

有座矿山，地处易县的梁各庄，它对滕先生很有吸引力。梁各庄是清西陵所在地，著名的旅游区。第一次考察，从崇陵和泰

陵门前经过，我问滕先生：“进不进去看看？”他断然否定说：“做事归做事，旅游归旅游。事不做成，我不进去。”

第二次考察，在这里住了三夜，事还没有定盘，我也就不再提游览的事。这次同来的，还有另外两位专程从台湾来看矿的客商，他们带来了山东的地质、采矿和冶炼的技术人员。这些人要求看看西陵。滕先生还是坚持说：“我们是来做事的，不是来旅游的。”那几天，我们坐车穿行于西陵的林阴道上，谁也没有进去。

直到考察结束，他才松了口，对着大伙说：“我们的合作，暂告一段落。你们愿意旅游，是你们自己的事。山东的，难得到西陵来，看看再回去，也是可以的。”

他自己坚持不去。当天上午同我赶回北京，下午就飞往东京去了。

两次到涞源，都进了大深山。第二次来，正值隆冬，气温在零下十多摄氏度，冰天雪地，寒气袭人。多数人的意愿是，白天出来工作，晚上回县城食宿。陪同考察的涞源领导干部，也在县城宾馆做了安排。

我征求滕先生的意见，他坚持说：“以工作为重，到哪里天黑，就在哪里过夜。”我说：“山区条件太差，饱暖很难保证。”他反问：“开矿的人，山区农民，是不是都在那里吃住？”他下了决心，大伙也就不再说啥。

那天天黑，到了一个叫银坊的深山小镇，路边有处车马店，便成了我们的落脚点。

主人很热情，把炉火生得很旺。门窗很破旧，后半夜起风了，封窗户的塑料纸呜呜作响，风灌进来，房里还是不暖和。被子很脏，房间里生煤火，也许一冬天没有洗，被头黑糊糊的。好在大家奔波一天，累极了，两床被子压身，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吃饭，成了大问题。住店的都吃干粮，没食堂。